灵魂返乡

——重读《残雪文学回忆录》

庄启龙/文

重读《残雪文学回忆录》，自序里那几行近乎荒诞的记录还是再次惊到了我。她写自己三岁起就热衷于在脑海里“表演”：家里失火，她搀着生病的外婆跑出房间，两人很快活；半夜梦见被老虎追赶，从悬崖跳下，知道不会死。这种不按常理的开场，瞬间拉开了她与世俗认知的距离。世俗也从不客气，早早就把标签贴到她身上——“边缘”“偏执”“异类”，一个比一个难听。可这本书真正的底色，并不是那些标签，而是一份作家向内挖掘的精神考古报告：它记录的不是她写了什么，而是她为什么必须写。残雪的写作，根须扎在世俗生活里，结出的果实却在精神的高处。她做过赤脚医生，在街道工厂当过工人，这些底层日常的琐碎，确实是她素材的底子。但她并不满足于复刻烟火气。在自序里，她把日常活动——跑步、做饭、搞卫生——变成了一种“物质性”的操练：日常生活给她的表演提供能量，而表演本身又反过来赋予日常以意义。多数写作者处理日常的方式是“提炼”，从琐碎中打捞诗意；残雪却恰恰相反，她把日常当作燃料投入精神熔炉，让它烧成另一种东西。做饭、扫地、长跑，这些近乎机械的重复在她那里不是被观察的对象，而是执行的仪式。正因如此，她小说里的人物常常脱离常识的引力，不活在客厅和街道里，而活在一种被抽离了重力的心理空间里。读到这里，我下意识地想到了自己的跑步与写作习惯。残雪坚持长跑，说是为了改善体质，也是为了写作。我也爱跑步，闲时喜欢写点东西：那种在重复动作中清空大脑、感受生命力的体验，让我对她的“日常操练”多了一分私人的亲近。原来精神世界的构建并不总在书桌前完成，有时它恰恰发生在最单调的重复里——一个人把自己交给节奏，节奏再回赠给他一个空旷而清醒的头脑。

不过，比这种日常的节奏更耐人寻味的，是她对写作的定义——“表演”。这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装模作样，而是大自然赋予的一种本能。她写：“当我想要表演时，我就表演；当我决定停止时，我就可以停止。”从三岁的脑内戏剧，到三十岁后每晚八点左右开始的千字写作，她把这种表演制度化了。这听起来几乎矛盾——一个以非理性著称的作家，恰恰靠最理性的纪律生产她的非理性。天才论者喜欢把写作神秘化为灵感的降临，她却把它还原成一种技能性劳作：像上班一样按时进入那个世界，又按时从那个世界抽身。在《扮演》《本能》这类篇章里，她剖析了这种状态的由来：这不仅是人性的表演，更是思想与潜意识的表演。写作于她，不是情绪的宣泄，而是一次次有组织、有纪律的自我解剖——刀锋向内，且从不手抖。正是这种不妥协的表演，催生了她的精神突围。在《从染缸里突围》一文中，她隐喻了个体在混沌黑暗中的挣扎。“染缸”是那个试图把每个人染成同一种颜色的外部世界，“突围”则是拒绝被归化的生死动作。她不相信世俗的原型，只相信灵魂肉搏的舞蹈。但创伤本身并不自动造就作家，关键在一个人如何处置创伤。多数人选择遗忘、和解或绕行，残雪却把它锻造成一台持续运转的引擎——不是在回忆里疗伤，而是在写作里反复回到伤口现场，把它变成可以被凝视、被拆解、被写出来的对象。创伤于是不再是命运，而成了方法。

我欣赏她这种不落俗套、不合群的性格。附录《残雪其人其事》里写她“格格不入”，不搞流行，不迎合。她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回过头去搞古代资源、滥竽充数的做法。这里有两点需要分辨：她的“反传统”不是虚无主义的否定，而是对“假装回去”的厌恶——传统若只是被当作现成的调料，挂上几句古文就自封为文化传承，那不过是一种偷懒；而她的“不合群”也并非姿态性的叛逆，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自治：她必须活在自己建立的标准里，否则写作就会失去赖以成立的坐标系。她就是不跟着大部队走，并说自己“都是批评事不批评人”，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、拒绝融化的姿态。这种孤绝，其实是真正知识分子的底色——不是站在人群前面，而是站在人群之外，并甘愿承担因此而来的代价。

残雪的文学观，建立在一种近乎苛刻的自律之上。她研究西方哲学和文学。在《什么是“新实验”文学》以及与格里菲斯的对话中，她反复强调这种向核心突进的实验精神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她的“实验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的技巧游戏，而是一种带有伦理重量的取向：文学必须承担见证的责任，在语言的边界处、在意识的暗区里开拓新的领地。所谓“向核心突进”，核心从来不是某个答案，而是一种不愿停步的方向。回忆录还收集了我喜欢的《飞翔的黑色大氅》《恶魔》《封闭与敞开》等篇目，像是一个个精神暗室，等着我再次推门进去——它们不提供解释，只提供入口。残雪用她的方式告诉我们：写作不是请客吃饭，而是一场没有退路的灵魂返乡。所谓“返乡”，不是回到童年、回到传统、回到某个温暖的起点，而是回到人之为人的原点——那个被日常、被习惯、被舆论层层覆盖的最深的内核。回去的路没有向导，也不承诺抵达；唯一的要求是，你得真的敢走。她留下过那么多惊世骇俗的宣言，但最打动我的，其实还是一个作家数十年如一日的笨功夫。



一碗米饭千年梦

——读《江南老味道》随笔

李舟生/文

《江南老味道》是王向阳一部专写饮食的著作，最近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。王向阳离开家乡四十年，写的却始终是那个小山村，尤其是童年与少年的生活。《江南老味道》也保持了他写作的一贯风格和特点：以自己的视角，以自己的经历，书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家乡，家乡的面食杂粮、菜肴瓜果和羹汤糕点在他笔下一一呈现。《江南老味道》对于王向阳来说，是“忘不了的滋味，解不开的乡愁”；而我这个读者与他同为浙江人，但其中大部分食物是第一次见闻，算是见识到了。

但最让我感到熟悉的、触动我许多回忆并引发好多感想的，是首篇《白米饭，喷喷香》。

白米饭是神州大地上共通的食物，更是江南一带的主食。江南人的日子，是拿大米一天天堆起来的。

《白米饭，喷喷香》以一首儿歌开头，“白米饭，喷喷香，农民伯伯种的粮”，接着写，“每当听到小孩子唱起这首悠扬动听的儿歌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童年时代，那时我老想着有朝一日能敞开肚子吃白米饭就好了”。

读罢首篇的第一段，我就明白过来了，这部著作不只是简单地写“物质的粮食”“口感的味道”，而是包含着厚重的历史、文化，包含着风俗、人情。

王向阳写乡人对白米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，把白米饭当作祭品：“每当新谷收获，碾出新米，妈妈就会烧好香喷喷的新米饭，盛好两小碗，一上一下合成一碗，叫作合上饭，也叫和尚饭，供奉在灶君的神龛前，点燃三炷清香，躬身下拜，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”说实话，我们当地似乎没有这个风俗，起码我没经历过，也没看到过，但我读来，感觉特虔诚，也特庄严——最让我感动的是，把吃的大米放到了崇高的地位。

但在那个“20世纪70年代”，大米是稀缺物资。“厨娘很在乎大米涨性好不好，烧的饭多不多、够不够吃，而不是软不软、糍不糍、好吃不好吃。”这里写了在白米中掺入剩饭的习惯。这让我想起我们这里以前也有这个“烧饭习俗”，把剩下的饭称之为“冷饭娘”：即使这顿烧的饭没有多余的，作为主事者、大多是家中母亲，就是饿着肚子也要剩下点饭。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“冷饭娘”具有“发酵”功能，能让下一顿烧的饭“有料”。谁都知道“清水落白米”烧的饭好吃，但“出产率”不高。

关于食物的“数量”和“质量”，我又想到了大白米换番薯丝的往事。我的家乡是河道交错的水乡，除了种水稻，再没有别的正经出产。生产队分的稻谷不够吃，几户乡邻与温州永嘉的山民建立了长期的交换关系，以每100斤大米换80斤番薯丝。这笔账，今天看怎么都算不过来，当年却人人都认：谁都知道白米口感好，有营养，经济价值高；而番薯丝虽为粗粮，但番薯丝会“涨水”，烧起来“料大”，容易填饱肚皮。

王向阳讲到了“米不够，菜来凑”，讲了他家和乡邻吃饭的艰难，包括村里有些人家以早睡、多睡来抗饿的故事。我记得有句俗语，叫“缸底有米，心里不慌”——那时人们对生活的期待何其低。还有两句俗语，一句叫“五月荒”：旧年的谷已见缸底，田里的早稻还青着，要等到七月才登场；另一句叫“荒年加闰月”，则让人更惊慌了。

我家是城镇居民户口，最显著的标志就是“吃米簿”，吃饭有了保障。但吃的“政府米”一是黑，烧饭或用饭盒蒸饭前，洗了一遍又一遍，这水先是黑黑的，然后还是青灰色的；二是糙，吃来口感口味相当不好。当早稻收割上来，农民邻居端着新米烧的饭出来吃，看上去雪白雪白，又是那么细腻，叫我多么羡慕。我家吃上“政府米“并不就能放开肚皮吃：记得我小时跟随母亲在外读书，单位食堂是打饭，当我吃了母亲打来的二两或三两饭还没饱时，就扭扭捏捏说，我，我还要……母亲就一个劲地问：还没吃饱啊，真的没吃饱啊……可就是不给打饭，我也只好说，饱了，饱了。母亲是能省则省啊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国家取消城市居民粮食定量供应制度。这不免让人失落，也让人担忧未来，但事实证明，取消“米簿”，我们天天吃上了以前只有农民才能吃上的白白的细腻的新米，而且敞开吃，不用担心额度。也正如王向阳在这篇文章最后写的：“如今生活好了，白米饭随你吃，但医生又再三嘱咐，上了年纪，要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少吃饭，多运动。”这真是幸福的烦恼。

网上有种说法：“我们饿了五千年，如今安稳吃饱三十年。”尽管贫富差距还是存在的，有些地方甚至比较严重，但大面积、普遍性的饥馑，已经退出了普通人的日常。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。有碗饭吃，是历史长河中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，也是千年的梦想；如今新的一代不知道饿肚皮是怎么样的难受。从“有没有”，到“够不够”，再到今天医生叮嘱的“别多吃”——这大概就是千年梦醒的样子。

他把自己劈成两半

——读茨威格《象棋的故事》

点点/文

茨威格写过很多被命运击垮的人，但《象棋的故事》里的B博士垮得不合常理。他不是被纳粹打死的，也不是被饿死的。他是被逼疯的，被盖世太保的一本棋谱逼疯的。

这本棋谱是怎么来的？B博士被盖世太保单独囚禁在一间旅馆房间里，没有书，没有纸，没有钟表，没有任何可以打发时间的东西。这种彻底的空虚，持续了四个月。唯一能见到人的机会，是被拉去审讯。审讯本身是折磨——纳粹想让他交代一笔托管财产的下落，他始终没说。可B博士后来发现，审讯室反而比那间空房间好，因为审讯室里至少有声音，有人脸，有活气。

就是在审讯室里，他盯上了那些盖世太保挂在衣架上的军大衣。湿漉漉的，挂在墙角。他趁人不注意，把手伸进一件大衣的口袋，摸到了一本书。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书，只知道那是一本书，他把它偷了回来。

回去打开一看，是本棋谱。一百五十盘名家对局。

B博士原本对象棋毫无兴趣。可他没得选。整个世界上，他手里只剩下这一样东西可以看。于是，他开始用面包屑当棋子，把床单的格子当棋盘，一盘一盘地摆那些棋局。起初是消磨时间，后来沉浸其中，再后来就离不开它了。棋谱让他重新有了事情做，有了目的，有了对手。

可我一直忘不掉一个细节：这本棋谱，是从盖世太保的军大衣口袋里摸出来的。

那些人兜里揣着棋谱，就像士兵兜里揣着枪。

而B博士把它偷来了。

这让我想起另一个人。商纣王把周文王拘在羑里，一关就是七年。同样，没有书，没有笔，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话。相传，文王在那种境地里找到了一种草——蓍草。他用这种草推演八卦，把伏羲的八卦推成了八八六十四卦。后人叫它《周易》。

两人的处境，几乎一模一样。文王从绝境里摸出了一根草，B博士从绝境里偷到了一本棋谱。两个人都在囚牢中抓住了一样东西，靠它撑过了那些日子。

可为什么文王那根草，最后长成了《周易》，B博士那本棋谱，最后却毁了他？

我想来想去，差别在于：文王手里那套东西是可以生长的，B博士手里那本棋谱是会用完的。

文王一个人的脑子在和天地对话。他把八卦推成六十四卦，又生出三百八十四爻，从无到有，越推越广。他推的是日月运行、四季更替、人世兴衰。那根草在他手里，是一把打开天地的钥匙。

B博士的那本棋谱却是有限的：一百五十盘，是个死数。他把这本棋谱摆了上千遍、背得滚瓜烂熟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新东西可看了。正是从这时候起，他开始在脑子里自己跟自己下。而那本棋谱，恰恰是一本你死我活的“战争手册”。

全书最让人不安的地方是：B博士在脑中把自己劈成两半，一个执白，一个执黑。他不再是看棋，他是白方的我和黑方的我在打架。茨威格写他，两个我——黑子我和白子我，都得互相争个高低，双方又野心勃勃，焦躁不安，急于取胜。

他自己跟自己厮杀，自己审判自己，自己惩罚自己。纳粹不用再派人来审讯他了，因为他脑子里已经住进了一个永不下班的审讯官。他要应付的从来不是拷打，是一片空白——纳粹把他安置在完完全全的虚无之中；可他往这片空白里填进去的，恰恰是从敌人口袋里摸出来的东西。他用纳粹的方式对抗纳粹，最后在自己脑子里建了一座比旅馆房间更小、更封闭的牢房。

文王那根草，越用越通向天地间的和谐。B博士那本棋谱，越用越走向你死我活的较量。

几个月后，B博士精神崩溃，被送进了医院。替他治病的医生设法使他重获自由，并警告他：不要再碰象棋。他照做了。二十多年，他没有碰过一颗棋子。直到那艘邮轮上，他看见了琴多维奇——国际象棋大师。B博士忍不住了。他坐到了棋盘前。

第一盘棋他赢了，别人都惊呆了。然后那第二盘棋。他输了。不是因为琴多维奇比他强，是因为他脑子里那个旧牢房的门又开了。白方的我回来了，黑方的我也回来了，它们在棋盘上厮杀，此时，B博士又把自己劈成了两半。他招架不住了——琴多维奇把每一步都拖成了长考，他就在这漫长的等待里一点点塌下去。最后他猛地站起来，在“我”的提醒下才恍然清醒过来，向琴多维奇鞠了一躬，认了输。

茨威格写这本书的时候，纳粹正在欧洲横行霸道。他自己就是流亡者，从奥地利跑到英国，从英国跑到美国，最后跑到巴西。他亲眼看着自己熟悉的世界一寸一寸地塌掉。他的欧洲已经不存在了——那个他从小熟悉的、说德语的世界，被纳粹连根拔起。这部小说完稿后一个多月，1942年2月22日，他和妻子在巴西的寓所里结束了生命。他在绝笔里写：“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，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……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。”

纳粹毁掉B博士的方式，是逼他自己跟自己下棋。纳粹毁掉茨威格的方式，是让他再也回不去自己的祖国。两个都是受害者。一个被逼成了疯子，一个被逼成了一个没故乡的人。其实茨威格自己也是被劈成两半的人：手里拿着无国籍的白卡，人还活着，精神故乡却早已自我毁灭。

在邮轮上，B博士最后对小说里那个带着茨威格影子的“我”说了一句话，说他要回去了，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很平静。然后他走了。他被人扶回了房间。

他大概再也不会碰象棋了。可那六十四格棋盘，恐怕没有一天离开过他的脑子。文王的六十四卦越推越宽，通到天地去；他的六十四格，从头到尾只有那么大。

地址：横湖中路161号 邮编：317500 广告发布登记证：温市监广发3310078号 全年订价：258元 印刷单位：台州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地址：椒江区纬一路98号 中国邮政温岭分公司发行 投递、投诉热线：86142666 打击虚假新闻举报电话：86144005 值班总编 潘建桁